

谁在引导卡扎菲自我背叛

◎ 朱继东

2011年10月20日,随着卡扎菲被捕后不明原因的死亡并被秘密埋葬于沙漠,长达42年的利比亚“卡扎菲时代”宣告结束。这个曾被誉为“民族英雄”和“反西方强权政治斗士”的一代枭雄,其人生沉浮给人们留下了很多思考。其后不到1个月,曾对卡扎菲影响巨大且被外界视为卡扎菲接班人的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次子)也被捕。认真剖析卡扎菲充满争议的一生,尤其是从坚决与西方国家对抗变为完全倒向西方这一巨大转变的深层原因,以及他在二儿子赛义夫·伊斯兰影响下对曾经坚持的理想信念的自我背叛、对曾经友好国家的利益出卖等带来的后果和危害,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和警示意义。

一、卡扎菲完全倒向西方国家的深层原因

2003年底,卡扎菲宣布放弃核计划,把核设施和相关资料全部交给了美国,积极协助西方国家打击基地组织势力。不仅如此,在石油开发等经济利益方面,卡扎菲也抛弃了曾经的朋友,开始尽量满足西方的要求。那么,卡扎菲为何从坚决与西方国家对抗变为完全倒向西方,这个巨大转变的背后有什么深层原因?

1、被西方洗脑的赛义夫·伊斯兰误导卡扎菲完全倒向西方国家

1972年出生的赛义夫·伊斯兰是卡扎菲和第二任妻子的长子,在卡扎菲的八个子女中排行老

二,据说是最受卡扎菲宠爱的孩子,曾留学于多个西方国家,并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

赛义夫·伊斯兰在西方国家学习时,接受西方教育,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尤其是英美等西方国家情报机关运用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经验,投入很大人力、财力对其进行了专门渗透,导致其被西方国家宣扬的政策、理念、价值观等所迷惑,最终被西方成功洗脑。还有人怀疑其被西方收买或者控制。深受西方影响的赛义夫竟然认为,只要主动去迎合西方,不再同西方对抗,西方国家就会放过利比亚,利比亚就会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回国后的赛义夫·伊斯兰积极游说父亲,使卡扎菲从坚决与西方国家对抗变为完全倒向西方。

1995年,赛义夫·伊斯兰在利比亚法塔赫大学取得建筑与工程学学位后,又赴瑞士、奥地利、英国等国系统地学习国际贸易和行政管理等专业。他接受的是完全西方式的教育,喜欢穿意大利名牌时装和高级牛仔裤,精通英语、法语和德语,酷爱绘画艺术,多次在国外组织艺术品展览,在伦敦和罗马举办的个人画展曾引起轰动。

正是因为深受西方的影响,赛义夫·伊斯兰的思想和言行举止越来越西化,不知不觉成为西方国家西化、分化利比亚的政治工具。1998年,他成立卡扎菲国际慈善和发展基金会并在不久之后出任主席,开始关注人权、环保、教育等议题,常以“公益大使”的形象到处活动,宣扬符合

西方要求的价值观念。2002年,赛义夫·伊斯兰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题目就是《论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机构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并最终拿到博士学位。据报道,赛义夫·伊斯兰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期间,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曾帮助他完成学位论文。赛义夫·伊斯兰是美国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爱好者,非常喜欢《锯链惊魂》等美国电影。在西方所谓自由、民主等思想的影响下,赛义夫·伊斯兰博士毕业后开始大力宣扬西方的民主观念,试图将自己打扮成在利比亚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民主进步的新代言人。

由于赛义夫·伊斯兰与卡扎菲最谈得来,他的亲西方思想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父亲的对外政策,并最终导致卡扎菲完全倒向西方国家。卡扎菲过去曾说过“要打掉美国人鼻子”之类的话,而深受西方影响的赛义夫·伊斯兰不仅热衷于讨论开放国家、经济私有化、现代化,更喜欢谈论民主透明度、公民社会等,就是这位“适应21世纪的变化”、以改革派自居的“海归”,利用自己独特的影响力说服卡扎菲相信西方霸权主义集团这群“狼”不会吃“羊”,说服了卡扎菲开始改善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行动,与西方和解甚至完全归顺西方,引领其父亲走上一条不归路。

在2003年美国等西方国家以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支持恐怖主义等莫须有罪名入侵伊拉克并杀死萨达姆后,为了让西方国家放心,赛义夫·伊斯兰成功说服卡扎菲放弃核武器,协助西方国家打击恐怖主义;利比亚以赛义夫·伊斯兰主持的卡扎菲国际慈善和发展基金会名义与洛克比空难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达成了总额高达27亿美元的赔偿协议;他还说服了卡扎菲在2003年公开宣布不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由此赢得西方称赞;2004年他参与要求美欧解除对利比亚制裁的相关谈判,国际曝光率大增;他还一直推动立宪和政治体制改革。因此,赛义夫·伊斯兰一度被外国视为利比亚改革派及卡扎菲的代言人,一些西方评论人士认为,他是中东国家领导人后代中比较西化和政治开明的典型人物。

总结卡扎菲政权灭亡的教训时,不少网友认

为发生在卡扎菲身上的最具标志性事件就是“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西方去留学,然后回国任要职大力培养,孩子反过来影响他老爸”。卡扎菲的三儿子萨阿迪接受阿拉伯电视台采访时公开指出,赛义夫·伊斯兰需为爆发革命负责,因为他忽视人民需求,使民怨积聚而爆发。这些话都值得人们深思。

2、卡扎菲的不少子女和政府官员都受西方价值观念影响

卡扎菲完全倒向西方国家对其子女和政权中的官员影响很大,导致其子女中的大多数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护西方的价值观念,思维、生活方式等深受西方影响,他们的言行在利比亚国内外都产生了恶劣影响,加速了卡扎菲的倒台进程。

赛义夫·伊斯兰在说服卡扎菲完全倒向西方国家后,更加肆无忌惮地亲近西方国家。他经常出入西方上流社会,是不少西方政客、贵族、银行家、艺术家和学者等知名人士的家中常客。2007年,英国女王的次子安德鲁王子在白金汉宫接待了赛义夫·伊斯兰,他还曾是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和维也纳建立银行产业链的著名银行业家族后裔纳特·罗斯柴尔德的朋友,纳特曾邀请他在英国乡间共度传统的狩猎周末。此外,会员包括谷歌创始人布林等知名人士的全球青年领袖俱乐部还专门给予赛义夫·伊斯兰会籍,希望有朝一日推动他建立更进步的利比亚政府,沿着西方所希望的路线去改革。

卡扎菲政权的不少官员也都被西方通过多种方式渗透并悄然倒向西方,成为北约军事干涉的“带路党”。前利比亚总人民委员会司法秘书(相当于司法部长)贾利勒就是一个受西方价值观深刻影响的典型人物。贾利勒一直希望利比亚成为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在与西方合作方面持开放和依赖态度,这一点被赛义夫器重。但是,当被卡扎菲派往班加西做“与伊斯兰主义者协调释放扣押的人质”工作时,贾利勒却趁机叛变,并成为反对派——“过渡委”主席。卡扎菲政权关键人物之一、外长穆萨·库萨曾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求学,深受西方思想影响。他先后任职利比亚欧洲安全顾问、情报机关首脑、外交部长等要职,并被

认为在利比亚与美国、英国以及众多北约国家外交关系正常化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一些证据也显示他个人与“许多英国人关系良好”。利比亚“过渡委”绝大多数高官曾是卡扎菲政府的高官,其中不少人是赛义夫几乎全盘西化政策的支持者。

在这些倒向西方的官员的影响下,卡扎菲不仅在经济上大力推行私有化,而且军事上严重依赖西方,甚至将国家外汇几乎全部存入美英等西方国家银行,结果被西方国家全部冻结,并被用来“援助”给“过渡委”。据悉,卡扎菲被冻结资产就高达1700亿美元,足够“过渡委”支付战后的初步建设开销。

3、卡扎菲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其自我背叛的思想根源

卡扎菲之所以自我背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更没有坚定地去实现理想,而是背叛了自己曾经拥有的理想信念。卡扎菲所追求的“全民民主”、“公正和谐”的“伊斯兰社会主义”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最多只能说是带有一定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理想信念只不过是他的政治工具,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随意改变甚至背叛。

信仰曾是卡扎菲的优势,曾是他猎猎招展的精神旗帜,而如今正是信仰的丧失使他走向灭亡。当年的卡扎菲确实是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1973年提出“世界第三理论”,从1976年至1979年先后发表3本阐述这一理论的《绿皮书》,宣称利比亚实行的制度是“新型社会主义”。他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伊德里斯王朝旧政权,是为了“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并建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把“后殖民主义”时期的利比亚带入一个新时代;他执政之初,也确实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个例子就是他一直没把自己的父亲从贫民窟接出来,而是希望当人民都摆脱贫民窟后再让家人“脱贫”;他还关心民众疾苦,喜欢冒充平民去看病或突访某个政府机关,通过“微服私访”对懒政、怠政等弊端深入了解;他很崇拜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时经常冒出几句毛主席语录;他的思想包括伊斯兰教的指导原则、平均

主义的建国原则和泛阿拉伯、泛伊斯兰的对外政策等方面的内容;他大力宣扬“世界第三理论”,宣布要建立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他反对一切剥削和雇佣劳动,提倡人人平等、妇女解放,认为“议会是虚假的民主”,提倡“没有人民大会就没有民主”。但事实证明,他根本没有为理想努力奋斗,更没有为之献身的坚定信念,理想信念只是他手中的一张牌。当他完全倒向西方之后,人们对他的一切言行都不再相信,看到的只是一个失去了理想信念的政客,一个言行不一、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二、卡扎菲的自我背叛有何严重后果?

1、卡扎菲背弃了自己曾大力宣扬的理想信念导致众叛亲离

曾担任外交官的英国人彼得·韦克菲尔德回忆1969年9月1日政变发生后见到卡扎菲的情景时说,他当时一袭军服,显得“非常精明干练”,对那时年轻、英武、雄心勃勃的卡扎菲来说,利比亚的一切尽在掌握。当时的卡扎菲深受埃及前总统纳赛尔民族英雄观和阿拉伯传统历史观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坚信阿拉伯民族需要英雄来领导,他将成功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纳赛尔当成自己的精神导师,并认为自己就是阿拉伯世界正在找寻的一位英雄,而作为英雄要扮演的角色,就是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形成能对抗一切侵略的一种区域性力量。自夺取政权后,卡扎菲一直带领着利比亚走这样一条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道路,并始终未放弃“统一



阿拉伯国家”的理想和实践,希望在阿拉伯世界建立一个区域性的统一政府,构建区域性集体安全体系,并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当时的利比亚逐渐成为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一度成为一些非洲、阿拉伯国家学习的榜样。

虽然在反对卡扎菲的人眼中,他被看成是“狂人”和“疯子”,但在卡扎菲执政早期,理想主义的激情为他赢得了众多的拥戴者,尤其是他所传达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再加上他在利比亚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措施,使他成为了拥护者眼中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这就使得卡扎菲有资本对抗西方几十年,即使公开与美国叫板,西方也拿他没有办法。而从坚决与西方国家对抗变为完全倒向西方的巨大转变,让那些曾经信服甚至崇拜卡扎菲的民众认为他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信念,不仅不再信服、支持他,甚至鄙视、背叛他。尤其是卡扎菲完全倒向西方后,他开始不断道歉、不断“承认错误”,这等于否定了自己多年的奋斗和追求,也否定了利比亚,把他的人民推向无所适从的地步。尤其是他向美国作全盘退让,为洛克比空难事件支付27亿美元天文数字的巨额赔款,让利比亚既承担搞恐怖主义的罪名又蒙受巨大经济损失,使利比亚全国上下产生很大的屈辱感,利比亚各阶层对卡扎菲政权的失望与不满情绪明显升高。同时,利比亚不允许政党存在,卡扎菲没有高举起理想信念的大旗去组建一个有强大战斗力的执政党,导致下面的组织没有严格纪律,更没有远大理想,自然也就没有战斗力。

2、卡扎菲政治投机使其失去了不少曾帮助他的友好国家

赛义夫·伊斯兰不仅说服卡扎菲完全倒向西方国家,而且在其政治投机思想影响下,卡扎菲不断失信甚至欺骗、背叛那些曾真诚帮助他的国家,失去了这些国家对他的信任,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利比亚和俄罗斯、中国关系的变化。利比亚曾经和苏联关系非常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和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有密切合作。但在卡扎菲完全倒向西方之后,不仅转向大力购买西方国家的武器,让俄国的武器失去不少订单,而且在经济领域也把原来属于俄罗斯利益中的很大一部分送

给了西方国家,自然让俄罗斯很不满意,两国之间因此产生了矛盾。卡扎菲曾经很重视和我国的关系,并对我国较为友好。他公开表示:“我们是中国的好朋友,我们同属于一个阵营——第三世界。”但在完全倒向西方国家后,卡扎菲对我国的态度竟从原来的比较友好转向利用中国甚至无视、出卖中国的利益。他曾多次攻击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还将我国排除在投资利比亚油气资源的行列之外。更令我国政府无法容忍的是,卡扎菲竟听从赛义夫·伊斯兰的建议,让陈水扁2006年5月10日过境利比亚并给予很高规格的热情款待,甚至与陈水扁商谈互设“代表处”。随后,卡扎菲又试图阻止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出席2006年11月在北京举办的中非论坛首脑峰会,但未获成功。非洲49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中48个国家的总统或总理到访北京,但利比亚只派出了一名副外长。2011年2月,当利比亚面临西方多国武力威胁时,卡扎菲又向我国示好,配合我国政府撤离在利人员,表示将把西方在利比亚的石油利益转给中国、俄罗斯和印度。3月,卡扎菲又邀请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公司投资利比亚石油业,但我国政府没有上当。

卡扎菲积极协助西方国家打击基地组织,并将利比亚掌握的几百名基地组织和其他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情报交给了美国和英国,让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阿拉伯世界的一些极端组织对卡扎菲极端仇视。在反抗卡扎菲的“过渡委”武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基地组织的武装就是一个证明。卡扎菲全面倒向西方的举动在阿拉伯世界不仅“无人喝彩”,而且广受鄙夷和指责,不少阿拉伯人甚至怒斥卡扎菲向美国“屈膝投降”,是阿拉伯民族的“叛徒”。自作聪明的卡扎菲最终在国际社会落得了一个“四面楚歌”的下场,联合国安理会3月17日以10票赞成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其中中国、俄罗斯两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印度、德国和巴西3个非常任理事国投了弃权票就是一个证明。

如何防止类似悲剧在更多国家重演成为人们反思的重点之一。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领导干部的子女等亲属纷纷去西方留学、工作,并且不少

人毕业后到国外企业工作,这些被美国视为“敌对国家”或者“不友好国家”的领导人的下一代自然是西方和平演变的重点对象。一些国家已经要求自己国家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对正在国外学习或者为西方企业工作的子女等亲属加强教育和监督,严防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渗透。

3、卡扎菲一味讨好西方导致其被西方控制并最终走向灭亡

2003年底,卡扎菲宣布放弃核计划,把核设施和相关资料全部交给了美国,积极协助西方国家打击基地组织势力,几乎是不计条件地向美国等西方国家作出全面妥协、退让。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政治态度变化如此之迅速,令人瞠目。而正是这两个举措彻底葬送了利比亚的独立,为卡扎菲政权走向灭亡埋下伏笔。丢了核武器这张王牌,卡扎菲就成为拔了牙的老虎,且英美等西方国家早就看穿他的“投诚”就是一个专制者趋利避害的生存哲学,不仅对他不再敬畏,反而认为他已经没有价值了。

尤其是卡扎菲开始主动邀请西方对其军事设施进行“检查”,西方全面“核查”了卡扎菲的所有军事力量,摸清其军事部署,为日后的军事打击做好了准备。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利比亚更重要的政策目标是改变其国家和政权性质,将利比亚最终变成完全亲美亲西方的西式“民主国家”,将其纳入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战略轨道,而要彻底达到这一目的,只有推翻卡扎菲政权。卡扎菲被西方国家几句表扬话冲昏了头脑,竟然真的相信他们会成为自己的朋友甚至盟友,卡扎菲“与狼共舞”的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正如朝鲜官方通讯社评论所指出的那样:“利比亚危机给国际社会一个深刻的教训”。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刊刊登了对卡扎菲一位亲信官员的独家专访显示,卡扎菲已经对自己当初倒向西方的决定感到后悔。这名官员表示,卡扎菲当下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制造出核武器,后悔当初中止了核武器研制。

为了迷惑并进而解除卡扎菲的戒心,西方国家可谓费尽心机,尤其是领导人相继到访利比亚,终于让卡扎菲彻底丢掉了对外国国家的警戒。2004年3月,英国首相布莱尔抵达的黎波里与卡

扎菲会谈;2006年5月,美国政府宣布将利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划出,当时的国务卿赖斯称赞“利比亚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榜样”;2007年7月,刚刚当选法国总统的萨科齐访问了利比亚,并说“卡扎菲绝不是独裁者”,甚至连“非洲最伟大的政治家”的帽子都给他戴上了,萨科齐还是第一个接受卡扎菲国事访问的西方领导人,并允许卡带着一头骆驼和一个帐篷在爱丽舍宫附近“安营扎寨”;2008年9月,赖斯访问利比亚,这是美国高官在两国长时间对抗之后首次访问利比亚;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也曾经与卡扎菲建立了非常亲密的盟友关系,在2010年利比亚举行的阿拉伯联盟峰会上,他甚至还吻了卡扎菲的手。但事实证明,卡扎菲一味讨好西方并没有换来真正的朋友,曾经的“亲密友谊”都是假象,他最终还是被法、美、意等国家组成的北约丢进了死亡地狱。

据媒体披露,卡扎菲竟然主动要求美国向他提供“安全保护”,甚至表示利比亚愿意为美国重开军事基地,不反对美军进驻。而为了掌控利比亚的军事命运,美国等西方国家曾特意向利比亚放开了武器市场,欢迎卡扎菲向西方国家疯狂采购先进武器。但由于利比亚人不会安装和使用进口的西方武器,西方国家就以帮助利比亚安装武器系统为名,向利比亚派遣了大批的军事技术人员和情报人员,导致利比亚军事系统的秘密全部汇集到西方国家的武器指挥系统中。在西方国家向卡扎菲摊牌的时候,他的武装早已自我解除了,这就导致北约对利比亚轰炸中,利比亚花大钱买来的先进武器竟然变成了西方国家空袭的活靶子,几乎没有飞机起飞和导弹发射。失去了防卫力量的卡扎菲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事实证明,以为只要迁就、讨好西方,只要一味向西方妥协、让步就可以成为西方朋友,这是多么天真、幼稚而糊涂的想法!卡扎菲用自己的灭亡明白了这个道理,但为时已晚。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新华网编委)

责任编辑:李振通 狄英娜

本期重点推荐

“占领华尔街”运动给美国社会带来强烈冲击,暴露了美国深刻的经济政治制度危机。美国统治阶级在全世界人民目光的注视下,对和平示威者大肆镇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王静文章《“占领华尔街”运动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分析说明:在美国,没有真正的民主、人权和自由,有的只是“金主”、“金权”和资本自由,有的只是资本寡头对选举的操纵。

本刊今年第2期刊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一文,以期引起讨论。本期教育部社科中心原主任、教授田心铭《独立自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一文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思想是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既表达于党的理论阐述中,又体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为党和人民群众所践行。它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接受了实践检验,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独立自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武汉大学教授梅荣政在《推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华文明建设》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华文明属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新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文明发展的共同性和中华文明发展的特殊性结合起来的,同中华民族的物质基础、生态环境、优良民族传统等民族特点相结合,创造出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

卡扎菲这个曾被誉为“民族英雄”和“反西方强权政治斗士”的一代枭雄,其人生沉浮给人们留下了很多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新华网编委朱继东《谁在引导卡扎菲自我背叛》一文剖析了卡扎菲充满争议的一生,探究其从坚决与西方国家对抗变为完全倒向西方这一巨大转变的深层原因。